

# 铁打的青春 流水的年华

▶ 李满仓（第12任队长 2003年入队）

2024年校庆期间，我恰巧到清华出差。工作完成后已近傍晚，在濛濛细雨中，校庆的各项户外学生活动基本都已收摊，只有紫操还热闹着。围着操场搭起一排临时的棚子，是学生社团在搞活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就想到去找学生国旗仪仗队。就像久别家乡的老翁，那一刻，我的内心既激动又胆怯。

找到了！“学生国旗仪仗队”几个字是熟悉的，但眼前的其他一切都是陌生的。陌生的面孔，陌生的旗帜，陌生的“语言”。我亮明自己退队老队员的

身份，和年轻的队员们攀谈起来。大家热情洋溢。这一幕不禁让我回到20年前，当我也是一名年轻队员时与老队员们互动的情形。何其相似啊！年华如流水一般一去不返，但青春像铁打一样永驻仪仗队。

我和年轻队员的共同语言还是升旗、训练、仪仗、正步，他们邀我切磋正步。踢正步对我而言就像MP3一样古老了。2004年10周年队庆时，我表演的可是“升国旗、奏国歌，敬——礼——”的口号，现在PK都升级了吗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也许是青春热烈的气氛活泼了湿冷的空气，也许是年轻人无畏的眼神感染了中年的大叔，也许是归家一样的放松让人忘乎所以，总之，我答应了用一个奔腾处理器对阵H100 GPU。

我立即经历了无比尴尬的一刻。我的正步完全不在节奏，频率、幅度就更不说了，可能就只比顺



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仪仗队的经历永生难忘（2023年冬季李满仓在汶川）

拐强。和身旁的年轻人比起来，当年在仪仗队最不能忘怀的趣事之一又涌上心头——我比别的队员都矮。受青春感染的好处、回家的好处，就是如此尴尬的一幕只是引起了大家的哄笑，仅此而已。这一幕消除了陌生感，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；这一幕让时间穿越，仿佛我又回到了大学时代。

连篇累牍地记述这有趣的一遭，是因为这是离开国旗仪仗队的将近20年里，极少有的联系之一。在人生不惑之年，有这样一次“穿越”回到当年自己有深厚感情的仪仗队的经历，任谁也要与人分享这份喜悦。

俗话说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仪仗队没有营盘，铁打不动的，是青春。一届又一届，队员变了，但是青春的激情、热烈、无畏，永远不变。从我在队的2003年至2005年，到今年仪仗队30周岁生日，年华流水变了许多风物，青春却永驻仪仗队，一如



2004年10周年队庆的国旗蛋糕



2004年10周年队庆的纪念光盘



2005年12月，李满仓（第一排左4）作为国旗仪仗队队员参加最后一次升旗仪式

从前。当年我们身穿87式军服，大的大，小的小。现在仪仗队的队服挺括帅气，马靴铮亮，紫色的领带好似绿叶丛中的紫荆。但无论怎样的衣着，仪仗队的坚韧品质始终如一，依旧在寒风中、烈日下刻苦训练。10周年队庆，我和队长李旻一起手叠纪念光盘的封面，光盘是我们给参加队庆的前辈、老师和同学的最好纪念品。今年全网征集素材，队庆活动形式丰富而声势浩大，队庆纪念品让老队员们梦寐以求。但不管怎样的形式，仪仗队“高扬一面旗，共唱一首歌”的口号不变，聚会时高喊“祖国万岁”的祝酒词不变。当年，仪仗队10岁，我们20岁正青春，仪仗队是我们的小妹妹，我们宠爱她呵护她。今天，年轻的队员们仍是20岁正青春，仪仗队已30岁，是大家的大姐姐，大家敬爱她维护她。可是不管何时，仪仗队永远崇尚荣誉和责任，永远珍视团队和友谊，永远用青春和热血捍卫神圣国旗。

我深感幸运，大学期间成为国旗仪仗队的一员。想起当年，和现在一样，每个深冬的升旗都是需要艰难翻越的一座高山。在主楼前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，天还没有亮，而队员们早在1个小时前就要离

开温暖的被窝开始准备。我曾因为冬天睡过头迟到两次，但我没有放弃，虽迟但到，在主楼大厅门外站标兵，看大家走分列式，暗下决心不再辜负队友，一定要迎难而上。大家给我鼓励打气，后来还选我做队长，这样就更没有理由迟到了。这只是我在仪仗队众多无法忘怀的小事之一，但也说明了优秀的仪仗队兄弟姐妹如何使我“蓬生麻中不扶自直”。

今天，皱纹爬上了我的眼角、嘴边、额头，但20年前仪仗队教会我的那些道理、温暖我的那些感情，激励我的那些瞬间，一直都作为我的一部分。现在，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大量中子和原子核的作用。一个中子能诱发裂变，一群中子接力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稳定的核能。正如一个人正步可以铿锵有力，一群人正步却能声势浩天。何其有幸，我生在和平的中国、发展的时代，就像一个中子参与一场裂变，释放一份能量，创造一份价值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年华易逝，青春永驻。愿我们的仪仗队，愿我们仪仗队的新老队员们，永葆一份青春的心境，在火热的红旗下尽情释放，在流年的岁月中去爱，去探索，去创造。🍀